

三
日本九州大學中國文學會主編

文史哲出版社印行

《文心雕龍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

日本九州大學中國文學會主編

《文心雕龍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

文史哲出版社印行

《文心雕龍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／日本九州大學中國文學會主編.--初版.--臺北市：文史哲，民 81
面： 公分，
ISBN 957-547-130-x(平裝)

1 文心雕龍-批評,解釋等-論文,講詞等

820.7

81002538

《文心雕龍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
主編者：日本九州大學中國文學會
出版者：文史哲出版社
登記證字號：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五三三七號
發行人：彭正雄
發行所：文史哲出版社
印刷者：文史哲出版社
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
郵撥〇五一二八八一二彭正雄帳戶
電話：三五一一〇二八
定價新台幣二八〇元
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六月初版

必究印翻・有所權版
ISBN 957-547-130-x

序

一九九一年五月，「九州中國學會」在九州大學國際會議廳舉行。始料未及地中國、臺灣、韓國著名的《文心雕龍》學者也參加了此次的會議。由於機會難得，九州大學「中國文學會」在學會結束後，於同一場所召開「國際文心雕龍研討會」。研討會按左記的方式進行。

特別講演

一、《龍學》研究在臺灣 王更生教授（臺灣師範大學）

二、近年來中國大陸《文心雕龍》研究現況及趨勢 馬白教授（中國汕頭大學）

主席 岡村繁教授（久留米大學）

張少康教授（北京大學）

與會者 約五十名

王、馬兩教授各作二十分鐘的特別講演。講演後，以臺灣師範大學黃錦鉉教授與韓國漢城大學李炳漢教授為中心，各提出問題質詢，再由王、馬兩教授回答。其後，與會者亦有提問者，而擔任主席的岡

村、張教授亦加入討論。一時會場展開熱烈的研討。預定時間瞬息而過，研討會圓滿結束。下午六時左右，逕於九州大學附近的餐廳會餐，舉杯交觥，把酒言歡，酒過數巡，幽情暢敘無盡。

事後，黃錦鉉、王更生兩教授以爲，「九大中國文學會」竭盡心力，邀中、臺、日、韓的《文心雕龍》專家共聚一堂，研討世界最早且體系極其嚴密之文學理論諸問題，若能將與會學者的論文及研討議論蒐輯成書，就更有意義了。東方各國的學者，透過《文心雕龍》而能有橫貫的連結會通，的確有非凡的價值。竊謂如果再邀請未克與會的學者也能共同執筆，那就更爲圓滿了。

六月間，王更生教授來函所述，論集出版計畫正與本人所想者不謀而合。預定出版的論述有中國七篇、臺灣五篇、日本兩篇、香港一篇。題目有研究狀況的報告、修辭論、批評論、《文心雕龍》與《淮南子》、《文心雕龍》與建安七子、《文心雕龍》與《詩品》的比較考察等琳琅滿目。則具有多面性的綜合研究論集之完成是可以預期的。此論集所收載的論文，雖未必能將有關《文心雕龍》的諸問題全部解決；但是確實能充分且清晰地指出問題的所在。僅此一點，本論集就極有意義了。

透過這次的「國際文心雕龍研討會」，本人深切地體認到，在文科的學術領域中，已然沒有國界的分際了。就中國學的研究而言，雖然各國的學者都有其獨特的方法以進行研究；但是，在今日，各國的專家學者曾集一堂，即使有立場與方法的不同而能夠共同議論研討，就更顯得重要了。因爲透過思想的交流，研究方法的切磋，學問的更新開展，終究有實現的可能。在這個意義上，就要對與「九大中國文學會」共盡心力，並積極促成本論集出版的黃錦鉉、王更生兩位教授，謹致崇高的敬意。

「九州中國學會」附帶舉行的「國際文心雕龍研討會」，出人意表地有如此輝煌的成果，誠令人欣喜。因此，基於各種因緣而出刊的本論集，也希望能超越國界，為廣泛的研究者所接受。則薪盡火傳，亦為中國學研究的盛事。

九州大學文學部教授 町田三郎

一九九一年九月

《文心雕龍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目次

序.....	町田三郎.....一
《文心雕龍研究》序.....	楊明照.....一
《文心雕龍》中的五經和文章美.....	岡村繁.....一一
《文心雕龍》文學理論的思想淵源.....	黃錦鉉.....三七
釋「楚豔漢侈，流弊不還」.....	王運熙.....四七
現代實際批評的雛型——《文心雕龍·辨騷》今讀.....	黃維樑.....五七
志深而筆長，梗概而多氣——劉勰論「建安七子」.....	穆克宏.....六七
《文心雕龍》審美感應論探微.....	郁沅 洋列榮 謝昕.....九九
論《文心雕龍》之文章藝術.....	方元珍.....一七七
《文心雕龍》的修辭技巧.....	蔡宗陽.....一四五
《文心雕龍》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.....	張少康.....一七九

近年來中國《文心雕龍》研究的現況及趨勢·····	馬 白·····	一九一
「龍學」研究在臺灣·····	王 更生·····	二〇五
《淮南子》與《文心雕龍》·····	馬 白·····	二二五
《文心雕龍》和《詩品》比較札記——其文學獨立的思想基礎·····	甲斐勝二·····	二五三
錢基博《文心雕龍校讀記》探究·····	顏 瑞 芳·····	二六七
作者簡介·····	·····	二八九

《文心雕龍研究》序

楊明照

志惟深遠沿波討源事必勝任

才實鴻懿敘理成論文果載心

戶田浩曉教授大著《文心雕龍研究》漢譯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，爰集《文心》句成聯以冠序端，聊寄敬佩之情云爾。

《文心雕龍》問世一千四百多年了。內容之豐富，體系之完整，真知灼見也往往間出，在歷代「詩文評」論著中，是寡二少雙的。它的崇高地位，不只是我國的珍貴遺產，同時也是人類共有的精神財富。近些年來，由於海內外學者的各奏所能，多方研討，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輝煌成就，而被譽為崛起於當代的顯學。

中日兩國僅一衣帶水之隔，在文化交流上，源遠流長。即以《文心雕龍》而論，從遍照金剛、藤原佐世到今天的戶田浩曉教授，已千有餘歲；由徵引辭句、著錄書名而譯注全書和探討專題，範圍擴大，鑽研深入，後來居上，乃歷史發展的必然。

戶田浩曉教授友邦耆宿，學林宗師，研治《文心雕龍》有年，於舍人書愛之篤，習之久，知之審，了然於心，自能融會貫通，無入而不自得。先後發表的論著，除譯注《文心雕龍》上下兩巨冊外，另有原各自單行的專題論文若干篇。今彙為一書，共四編十四章，署曰《文心雕龍研究》，可以說是集多年力作之大成。

《文心雕龍研究》（後省稱《研究》）尚未出書，有幸得先觀其譯稿，雖因事未能反覆拜讀，但腦海裏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現概述如左：

一、資料豐富 《研究》全書中使用的資料非常豐富，確屬難能可貴。姑以第一編第二章的「《文心雕龍》研究史」為例：古往今來有關《文心雕龍》和劉勰的文獻，是相當繁多的。作者「據事類義，援古證今」，取精用弘，如數家珍。這正是「學堅才飽」的具體體現；也是長期「任力耕耨，縱意漁獵」的必然結果。故實也好，版本也好，中國的，日本的，無不得心應手，隨其驅遣。特別是涉及日本方面的那部分，對我國的研究者和讀者來說，更是值得珍視。再以版本為例：第四編第二章的「《文心雕龍》校本的寫作」，列舉所用的版本凡二十一種，裏面就有十四種為其自藏。海外的研究學者，所見所藏不同的版本竟如此之多，比其前輩鈴木虎雄、斯波六郎、吉川幸次郎諸先生，實有過之而無不及。稱之為「良書盈篋」，恐怕也合適吧。

二、持論允當 《文心雕龍》成書的年代，自《隋書·經籍志》題為「梁兼東宮通事舍人劉勰撰」後，都相承其說，信以為然。而於《時序篇》末段劉勰本人的論述，則習而不察，等閒視之。到

了清代，才先後爲紀昀^①、郝懿行^②、顧廣圻^③、劉毓崧^④四家所重視，並據以推定舍人書實成於齊世。其中，尤以劉毓崧的考訂最爲翔實，不愧後出轉精。他們的論斷，總的來看，原是無可置疑的。但有的專著和論文，仍然相信《隋志》的題署，認爲《文心雕龍》不可能「成書於齊代」，有的則籠統地說是「寫於齊、梁時期」。其目的也許是爲了便於闡發各自先入爲主的論點的緣故。《研究》第一編第一章「《文心雕龍》序說」中引證《時序篇》「今聖歷方興，文思光被」兩句時說：「其中的『今』字，根據文章的前後措辭考慮，應指齊東昏侯（公元四九八——五〇一在位），或和帝（公元五〇一——五〇二在位）之時。《文心雕龍》之撰成，應在齊王朝的末期，即五世紀末，六世紀初這段時間裏。」考東昏侯永泰元年七月卽位，和帝中興二年三月遜位於梁，其間雖有五個年頭，但以月分計，實際還不足四年。可見戶田浩曉教授的說法，是允當的，合乎情理的。

三、考證縝密 《文心雕龍》之稱有宋本，是明季錢允治首先提出的^⑤。可是，他自詡從阮華山得宋本《文心雕龍》鈔補《隱秀篇》缺文後，既未臨校其它四十九篇，下落亦無片言道及，這本身就已可疑；而朱謀埠^⑥、徐煥^⑦、馮舒^⑧、何焯^⑨四家所據者，也只是照錢本鈔補的《隱秀篇》缺文逐錄，並未見到所謝的阮華山宋本。他們各自的跋文說得非常清楚，既是大可覆案的第一手資料；紀昀前後四次下的論斷^⑩，又是評論者有的放矢地揭發其覆，爲最有說服力的旁證。這就不難看出，《詒宋樓藏書志》題署的「何義門校宋本」，是蓄意巧立名目，虛張聲勢，以湊「詒宋」之數，豈能貿然信以爲眞！《研究》第三編第二章的「《文心雕龍》何義門校宋本考」，旁搜遠紹，解釋結滯，或列

表，或比對，夾敘夾議，有理有據，判定顏宋樓主人命名之不當，昭然若揭。全章不是簡單、抽象地予以否定，而是通過具體的事例來證實。其考證之縝密，即此可見一斑。

四、見解新穎 全書中的卓越見解，不一而足。第二編第五章暢談「從『神思』到『沈思』——《文心雕龍》與《文選》的關係」，即其突出的一例。記得拙撰《梁書劉勰傳箋注》裏曾指出：「昭明太子生於齊中興元年（公元五〇一）九月，時《文心》書且垂成，而後來選樓所選者，往往與《文心》之『選文定篇』合；是《文選》一書，或亦受有舍人之影響也」。但具體的影響，當時尚未進一步探索。近年海內外已有論著專門辨析《文心》與《文選》之關係，然多囿於「選文定篇」的具體援證，缺少文論思想上的影響研討。《研究》第二編第五章則著重闡述了《文心》「神思」與《文選》「沈思」的理論內涵及其影響關係，認為「在《文選》編纂受《文心雕龍》重要影響這一問題上，增加了一個新證據。」然而，「神思」與「沈思」不僅用詞不同，其理論內涵也不盡相同，它們又是如何演變的呢？作者多方考索，論證了《文心》、《文選》與《南齊書》編纂的順序，辨析了《文選序》「沈思」語義和《南齊書·文學傳論》「神思」語義，清理了劉勰與蕭子顯的關係，從而提出：「《文選序》中『事出於沈思，義歸乎翰藻』一語，應是從《南齊書·文學傳論》『屬文之道，事出神思』一句觸發思路的。」而《南齊書·文學傳論》的「神思」，則又是受《文心》「神思」的影響。於是簡化為：

《文心雕龍·神思篇》（神思）→《南齊書·文學傳論》（神思）→《文選序》（沈思）

以表明「三者的編纂順序和用語上的影響關係。」同時還斷定：「〈文選序〉中的「沈思」，可以說是綰結在《文心雕龍·神思篇》和《南齊書·文學傳論》同一條延長線上的。」像這樣「沿波討源」，「敘理成論」，確是獨特而新穎的見解。

五、**讎校周詳** 《文心雕龍》流傳的時間久，在展轉鈔刻的過程中，滋生了各式各樣的繆誤；或脫簡，或漏字，或以音訛，或以文變，不勝枚舉。前人和時賢在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，對我們今天的研究有極大幫助，這是應該充分肯定的。但落葉尚未掃淨，還須再事點勘。因為一字一句的差錯，並非無關宏旨。《研究》第三編「《文心雕龍》諸本」中的一、三、四章，就是從事讎校較為周詳的具體範例。敦煌唐寫本、明梅慶生音註本和日本岡白駒校正本，是作者考索的主要對象；其第一章對唐寫本「在校正《文心雕龍》原文方面所具有的資料價值」，分為糾正形似之訛、糾正音近之誤、糾正語序的錯倒、補脫文、刪衍文和訂正記事內容六個節目論述，並一一舉例證實其勝義所在。其第三章對梅本的五種版本的概要、文字比較和校刻先後，分別三節論述，並列有比較表，使不同五種版本的字句異同，瞭如指掌。其第四章對岡白駒本的刊刻始末和意圖、初刻本的改訂和岡本價值，作為四節分述，當中還列有岡本刊刻的申請書和岡氏的著作年譜。就我國讀者來說，這一章的參考價值，顯得更為重要，因為文中引用的資料，在國內是不易物色到的。

通過以上五個方面的簡介，《研究》確是一本有質量的優秀專著。不僅中日兩國讀者將大受其益，《文心雕龍》本身（如錯訛衍脫之類）也是受益的。不過，由於探討的問題多，涉及的範圍

廣，書中偶因疏忽致誤，是勢所難免的。這裏無妨列舉兩例，並各附管見於後：

(一)第三編第一章第一節「雖欲譬聖不可得也」(《徵聖》第二)條「敦煌本此句如右，而汪一元校本，張之象本，……張松孫本中，『譬』字均作『此言』二字。黃叔琳『譬』作一字，校曰：『『譬』字一作『此言』二字誤。』黃氏斷案不會別有版本可據，而是從文理上推定的，他看破了明代許多校訂者都未能看出的誤字，可謂別具慧眼。如今敦煌本的出現，可證黃氏校語之確。」

今按：明季謝恆鈔本《文心雕龍》亦作「此言」二字。馮舒殊筆校云：「『此言』當作『譬』。」謝鈔馮校本^①，黃氏曾見之^②。傳錄何焯、沈巖校本^③，底本為梅慶生第六次校定本，「此言」二字殊筆點其中心後，旁校一「譬」字；上闌引何(焯)云：「『此言』乃『譬』之譌。」何焯校本，黃氏亦見之^④。是疑「此言」為「譬」之誤者，馮舒、何焯已先言之矣。黃叔琳乃貪人之功以爲己力^⑤，並非從文理上推知也。

(二)同上第六節「《大招》耀豔而采華」(《辨騷》第五)條「敦煌本此句如右。《訓故》本作『《大招》耀豔而深華』。其它諸本並作『《大招》、《招隱》耀豔而深華。鈴木博士《校勘記》曰：『案：洪本亦作《大招》，是也。』據鈴木博士的《黃叔琳本《文心雕龍》校勘記》可知：所謂洪本，即指楊升庵先生批點《文心雕龍》(明張楠、洪吉臣參注，康熙三十四年重鐫，武林抱青閣刊)，筆者未見。又，黃叔琳本校語云：『馮云：『《招

隱》，《楚辭》本作《大招》。下云：屈、宋莫追，疑《大招》爲是。『按：黃校中所云馮氏，當指馮允中。馮允中在明弘治甲子（十七年，一五四〇）於吳中刊刻《文心雕龍》。』

今按：鈴木博士所稱之洪本，乃指宋洪興祖《楚辭補注》本。其卷一於《離騷》後附有劉勰的《辨騷篇》全文，故云然。非謂清抱青閣梓行之明張塘、洪吉臣參注本也^⑩。又按：黃叔琳校語所稱之馮爲馮舒，其校本具在，可覆按^⑪。馮允中刻於吳門者，今尚有傳本。全書正文既無夾注，上闌亦無眉批，且未聞其曾撰校勘記，何從而而有校語？

「奇文共欣賞，疑義相與析。」欣賞《研究》之餘，聊陳管見如上，無非相與析疑義罷了。

中日兩國邦交正常化以來，兩國的睦鄰友好關係不斷向各個領域發展。《文心雕龍研究》漢譯本的出版，是值得慶幸之事。它必將在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關係和兩國文化交流方面，起到良好的作用。操觚至此，能不欣然！

一九九一年四月毀翁撰於四川大學廣樓學不已齋時年八十有二。

附 註

- ① 紀昀說：「『據《時序篇》』，此書實成於齊代。」（見芸香堂本《文心雕龍》卷一「梁劉勰撰」眉批）
「又據《時序篇》中所言，此書實成於齊代。」（見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卷一九五《文心雕龍》提要）
② 郝懿行說：「『按：劉氏此書，蓋撰於蕭齊之世，觀《時序篇》可見。』」（見傳錄郝氏批校本《文心雕龍》）

卷首「《南史》本傳」眉批：「劉氏此書，蓋成於蕭齊之季，東昏之年。」（見《時序篇》「暨皇齊駁寶」等句眉批）

- ③ 顧廣圻說：「按：此所題非也。《時序篇》有『暨皇齊駁寶，運集休明。』是彥和此書作於齊世。」（見傅錄顧、黃合校本《文心雕龍》卷一「梁劉勰撰」眉批）

- ④ 劉綬崧說：「《文心雕龍》一書，自來皆題梁劉勰著，……而此書之成，則不在梁時，而在南齊之末也。……所謂『今聖歷方興』者，雖未嘗明有所指，然以史傳核之，當是指和帝而非指東昏也。」（見《通義堂文集》卷十四《書文心雕龍後》）

- ⑤ 錢允治跋：「按：此書……至《隱秀》一篇，均之缺如也。余從阮華山得宋本鈔補，始為完書。」（據謝恒鈔馮舒校本《文心雕龍》卷末附頁逐錄）

- ⑥ 朱謀埭跋：「《隱秀》中脫數百字，旁求不得。……萬歷乙卯（一六一五）夏，海虞許子治於錢功甫（允治字）萬卷樓檢得宋刻，適存此篇，喜而錄之。來過南州，出示余，遂成完璧。」（據梅慶生天啓二年重修本《文心雕龍》卷末逐錄）

- ⑦ 徐煥跋：「第四十八《隱秀》一篇，客游南昌，王孫孝穆（朱謀埭字）云：『曾見宋本，業已鈔補。』予亟從孝穆錄之。」（據徐煥校本《文心雕龍》〔今藏北京大學圖書館〕卷末附頁逐錄）

- ⑧ 馮舒跋：「歲丁卯（即天啓七年，一六二七），予從牧齋（錢謙益字）借得此本（錢允治鈔補本），……其《隱秀》一篇，恐遂多傳於世，聊自錄之。」（據謝鈔馮校本附頁逐錄）

- ⑨ 何焯跋：「《隱秀篇》……錢功甫得阮華山宋槧本鈔補，後歸虞山（即錢謙益），而傳錄於外甚少。康熙庚

辰（一七〇〇），心友（名煌）弟從吳興賈人得一舊本，適有鈔補入隱秀篇全文。……走筆錄之。」（據《義門先生集》卷九逐錄）（辛巳（一七〇一）正月，過隱湖訪毛先生斧季（名辰），從汲古閣架上見馮己著《舒字》先生所傳功甫本（即錢允治所鈔補者），記其闕字以歸。」（同上）

- ⑩ 紀昀說：「此篇（入隱秀篇）出於偽託，義門（即何焯）為阮華山所欺耳。」（見芸香堂本《文心雕龍》卷首黃叔琳「例言」第三條眉批）（「此一頁詞殊不類，究屬可疑。……似乎明人偽託，不如從元本缺之。」（同上）入隱秀篇篇末眉批）（癸巳（一七七三）三月，以《永樂大典》所收舊本校勘，凡阮本所補悉無之，然後知其真出偽撰。」（同上）入隱秀篇篇末黃叔琳識語後批）（四明末常熟錢允治稱得阮華山宋槧本，……然其書晚出，別無顯證，其詞亦不類。……又考《永樂大典》所載舊本，缺文亦同。其時宋本如林，不應內府所藏，無一完刻。阮氏所稱，殆亦影撰。何焯等誤信之也。」（見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·文心雕龍》提要）

- ⑪ 謝恒鈔馮舒校本，今藏北京圖書館。

- ⑫ 養素堂本入原道篇「則煥乎始盛」句黃叔琳校云：「（『始』）馮本作『爲』。」馮本，即馮舒校本。（它篇引馮舒校語，則稱馮云。）

- ⑬ 馬曰璐傳錄何焯、沈巖校本，今藏南京圖書館。

- ⑭ 見養素堂本卷首「例言」第三條。（何焯曾多次批校《文心》，底本亦不止一種〔其弟子沈巖、蔣杲、張位等傳錄者不盡相同〕。黃叔琳所據之本，已無法指實。）

- ⑮ 黃氏校語因襲前人說者，它篇尚多有之。